

文化



责任编辑:周 倩
新闻热线:(010)84151649
E-mail:grbwhwx@sina.com

周刊



李雪健 绘

欧 阳

本命年：华夏传统的一枚纹章

现如今,但逢本命年很多人都“扎红”,也就是系红腰带(皮带),此外,作为本命年老三样的红袜子、红内裤也盛行起来,俨然一幅男女老幼入俗、商贸店家乐享的世俗风景。

人们不再简单地将“犯太岁”——也就是冲犯那个文化想象虚构的众煞之主(太岁神君)——归类到迷信的范畴,而是带着点喜庆、欣然的态度去谨慎度过那个被称为“凶年”的本命年。

应该是社会进步了吧。往前推四十年,际遇本命年,城里人别说“穿红”的现实行为,很可能“辟邪”的精神想象都消散无存了。今天,“本命年”这种现象的热络回归,我以为是“螺旋式”的上升了。

说到精神想象,所谓“本命年为凶年”,需要小心对待,以及相关联的以红祛邪习俗,说是迷信也不是不可以。就说旧历的60年一个轮回吧,即用甲、乙、丙、丁等排队的10天干与子、丑、寅、卯等为序的12地支相配合的纪年,尽管历史悠久,但实质上很难找到坐实的科学道理。而与之对应的动物生肖,却很可能是“外来”之物,兴许还是经过“削足适履”的加工配对后,才有配对12地支的轮转有序。按《唐书》所记,我国游牧的少数民族就以动物纪年(域外遥远的因纽特人和华夏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是如此):“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,如岁在寅,则曰虎年”。以此判断,似乎晚至唐代,中原并未有动物生肖纪年的习俗规制,可见,如果是以生肖来论本命年的话,显然单纯动物生肖的本命年一说彼时尚未成立。当然,也可能咱是以地支来论本命年的……总之,本命年一说的源起有点稀里糊涂。

说到这里,我想到了一个曾经让我迷惑的现象:本以为那些窥探到世界(星外)秘密的科学家才应该是最不相信上帝存在的群类,但实际的结果却并不尽然。有研究统计表明,如果不考虑家庭、社区等成长环境因素,西方智慧的科学家和普通“文盲”对照,两者之间相信上帝的比例几乎相等,只有那些以追求真理自命的哲学家不信上帝的人数才占有明显(压倒性)的优势。

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格局,其实不是“迷信”可以概括的,这里的问题是人们执迷于“已知”还是敬畏“未知”,并不关乎科学态度。我们固然不便将本命年问题归属到这样的语境,然而,如若从心理的角度来思量,则会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命题。

客观说,不相信本命年也没啥好说的,积习如常,岁岁迁延,并不见得就有什么不好。更何况命者,运也,本命年本就是命运的碎片沙粒,以此来论,真有运交华盖的宿命,别说套上红裤头,就是裹一身红袍,按照宿命理论,真有厄运怕是躲不过去的。

话虽然这样说,但本命年的谨言慎行想来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先说那些平常招惹是非的冲动,到了本命年您抑制、改进一下是不是会更好呢?答案是不言而喻的。

再来看心理预期。抛开对本命年的信与不信,只要您念想着行到了本命年的驿站,时常“三省吾身”,凡事小心对待,自然会多几分平顺安然,或有意外惊喜降临,想到“太岁”爷就在边上看着,您将寻常的放纵红喜收敛一点,至少是应该有利于身心健康的。假如再有辟邪、积德、自律,分享幸福于众人,必然能够收获到更有利于身心顺畅的善良和慈爱。或者出于安全的考虑,您将更多的时间交还给避世、慎独,多些时间读书,多些时间相伴亲人,就算没有修炼成大道家问家,也应该会趋近模范妻子、丈夫、父(母)亲、孩子本有的模样。

坦白说,我不以为本命年和寻常的年月有什么不一样,不过,就像生日(或是新年)回首过去的一年那样,跳出迷信与否的院墙,将其作为12年的岁月之旅,这样的“大生日”视域应该是不错的。相信每个意识到时光流逝的人,一定会回望自己的脚步,有心总结也好,无意识感触也罢,反省行为、修炼身心,是日夜努力还是晨夕浪荡,只要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影像投射进您的心灵,相信每一个本命年都会给您带来有益的祥瑞之光。

反过来,对那些不审视过往脚步,以为仅仅是挂红就能够安然无恙的人来说,自然不需要掂量本命年的“迷信”思想,信与不信当然就没什么意义,日日照旧,岁岁如常,本也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模样,确实也不是必须有脱胎换骨的计划安排。只是比起反思的本命年来说,孰优孰劣应该是显而易见吧?

所以,不是系不系红腰带的事,也不是迷信不迷信的论题,而是对生活、生命旅程自觉审视的后续物想:如果一个人真有趋向自我完善的心理期待,我以为为本命年,还是信之为好。

更重要的是,“本命年”这个说词及其内涵,不管我们是何种态度:科学、迷信,还是“哲学”般的纠缠……我们都应该认识到,“本命年”本身早就刻上了华夏传统的纹章。

转动岁月的



树有年轮,始终围绕着一个点。而人生的轨迹更像是一个阶梯,从生到老,永远向前。古人在天干地支的轮回中创造了本命年的习俗。虽然人生没有回头路,但当年轮镌刻的皱纹爬上脸庞,回头审视走过的路,你是否多了几分敬畏?抹平了几分浮躁?

“本命年”是个“坎儿”吗?人的生命发育,是生理上的,也是心理上的。以12年为一个生命的大年轮,从心理发育的角度上看,确实往往会成为一个大“坎儿”,构成了一个危险期。刘心武先生在散文《迈过“本命年”的坎坷》这样写道。人生有几个12年?青年的懵懂、中年的奋斗、老年的平和,恰似岁月的年轮承继着人类的繁衍与发展。正如莎士比亚所说:“人生如戏,生命如舞台,每个人扮演着自己的角色,且让每个人都好好走过有意义的一趟。”

——编者按

芳华之年,拒绝平庸

本报记者 兰德华

12, 24, 36…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以12为倍数的数列,在中国,每个人的一生都要和这些数字以及背后代表的独特文化意义相遇,它们是人生的历程,是生命的特殊纪年。

2月22日,孟晓在前往南京的高铁上。她属狗,今年24岁,江苏徐州人。她的生日要等到年底才过,12月28日。她记不清自己的农历生日是哪天,和别人交谈,特别是与不熟的人交谈,她更多提起自己的星座——摩羯座,而很少谈论自己的属相——狗。

“身边的同龄人,都是见面聊星座,很少聊属相。”孟晓这样解释。

“妈妈说,除了红腰带,还要穿红背心、红内



罗 娟

没想到,第三个本命年来得这么快。之前两个狗年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,迎面而来时完全没给自己带来太强烈的心理感受,但这个狗年不同,它横亘在面前,不容置疑地亮出醒目的生命标识,提醒我在此处有个清晰的人生界限——已过而立之年,即将进入不惑。

年前刚过完小年,我的一位姐姐就郑重地给我手腕上戴上了红珊瑚手链,寓意着“姐(解)霉”,还给我好几双红袜子,反复提醒我一定要在大年初一就要穿上。我去做指甲,小妹给我推荐了转运珠款,一个小珠子粘在指甲上,轻轻拨动,立即转起来。一切祝福都在提醒我,来到了生命的一个关键节点。

人生就这样被本命年划分成12年一个的片段,时间节点的存在给了我停下感怀的位置。旧事的光景真切存在脑海里,温馨瞬间和遗憾的失落都未曾被岁月的脚步仓促所覆盖。

春节这几天,我一直听朴树的这首《且听风吟》:“日子快消失了一半,那些梦又怎能做完,你还在拼命地追赶,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儿……”

我们这代人有一种莫名的漂泊感,很多人如我一般,年少怀揣梦想离家读书,停留在某处,有些是因为工作也有为了一段爱恋,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,岁月易逝而故乡已经变成了回不去的地方。更锥心的是,“深夜饮酒,杯子碰到一起,都是梦想破碎的声音。”

站在人生的中途,看未来,仍旧惶然。年前和一位老师一起共同畅谈本命年,他大我一轮,之前是一位孤独的诗人,他放下孤独,十几年来致力于一个助人成长的项目,换来了无数的交往。我很疑惑地问,越是本命之年,不应是活出本心,按照自己的喜恶去交友做事吗?

他的感悟却是,孤独并非是一个人孤零零的,不社交不同别人相处,反而是真正地懂得如何和人交往,在恰当时候做恰当的事情,对待感情世事都是一贯的。正常态度,不会过分迎合也不去故作淡漠。关心自己应该关心的人,平平淡淡地相处。于

赵 昂

在大学当教授的三叔,60岁退休的那天,我去办公室帮他搬家,办公室里历年积存的东西太多,以至于我很心疼自己的车。

其实,在我看来这些东西都不值钱,比如80年代和朋友的信札,90年代初当副教授时辅导的学生论文……最多的就是相片,放在相册里的,放在相框里的,满满当当两大箱子,搬得我满头是汗。值钱的東西早就被他的学生挑走了,这几天,学生们一直在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,基本上每个人都抱得精品书和纪念品而归,价格都不菲,都是三叔当年省吃俭用买的。

“那些东西留着也没用,拿回家也占地。”三叔说,“相册都给我留下来。”

三叔这么说,是有原因的。

一年前,祖父突然把他叫过去,给了他一大箱子东西。三叔粗略一看,大概都是一些泛黄的纸张,基本上是祖父历年来写下的个人自传之类的东西,还有旁人出具的一些材料,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。“祖父曾有一个战友,档案里丢了一页纸,结果本来的‘离休’成了‘退休’,还有个战友,因为少填了自己父母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经历,结果十几年抬不起头,最后得病去世了。”

祖父多了个心眼,写什么干什么都留个底稿,于是这个大箱子,保护他,也保护全家人走过了风风雨雨。即便这个箱子已经没



张燕峰

时光是一条奔腾不息、波澜壮阔的河流,我们每个人都是荡舟其上的渡者。猝不及防间,就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本命年。48岁,马上就是奔五的人了,这是一个令人多么不愿意接受又不容忽视的残酷现实啊。

前些天,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葬礼。他是一位优秀的检察官,是单位里同事们公认的拼命三郎。去世那天,当他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工作,已是疲惫不堪,本想回家休息,可他架不住朋友的一再相邀,最后勉为其难前往赴宴。落座后,只喝了两杯酒,就脑血管破裂,送往医院途中,永远地离开了他深深眷恋的红尘世界。

葬礼上,看着他白发双亲悲痛欲绝的苍老面容,看着他爱人绝望哀伤的眼神,看着他八岁女儿稚气茫然的神情。朋友们的心中犹如刀绞——猝然离世的他,内心该是多么不舍和不甘心啊!一想到这里,大家强忍住的眼泪,还是如潮水一样,一波又一波地汹涌而来。

葬礼结束了,但是那无比哀痛凄凉的一幕幕,却一直沉甸甸地

张燕峰

压放在心上。从朋友的悲剧中,恍然明白,人的生命何其脆弱,就像寒风中瑟瑟颤抖的芦苇,随时都有被摧折的可能。因此,我们应该呵护自己的生命,因为它不仅仅属于自己,更属于家人;属于我们白发苍苍的父母双亲,他们的晚年需要我们悉心照顾;属于我们的孩子,他们还没有完全长大,他们人生路上一些重大问题还需要我们来指导把关;还属于我们的爱人,这风风雨雨一路走来,他们需要我們厚实温暖的手掌和坚强有力的臂膀,给他们温情的慰藉和扶持。面对他们殷切深情的目光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?

子曰: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。48岁,历尽岁月沧桑,许多事想开了,也看淡了,不再执着于功名,也不再纠结于利禄,不再被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羁绊,人生该到了做减法的时候。因此,我们要学会拒绝,学会放下,学会随遇而安。拒绝那些不必要的应酬,把时间投放在家人身上;拒绝有违心意的活动,把真诚留驻心间。放下恩怨是非,放下得失成败,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,都要做到安然若素,宠辱不惊。48岁,我想,这个年龄,再没有什么比让自己的心灵踏实安宁更重要的事情了。

48岁,是人生的节点。回望风雨人生路,几多往事随风而逝,几多甘苦辛酸都化作了滋养生命的养料;遥想前方未知的旅程,那是只属于我自己的路,我将洗去一路风尘,无比坚定地朝下一段旅途走去……

三叔的甲子之年

有价值,但祖父还是视若传家护身符。箱子交给三叔半年后,祖父过世,火化之后,只余白灰和大腿骨。除了那个箱子中记述的以外,其他的过往永不再为人所知。

回到家后三叔翻箱子,从箱子底里找出一个相册,里面都是黑白照片。“这是我和你爸小时候,这是你没有见过面的姑奶奶。”三叔用手机传来很多图片,每张背后都有故事,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,拍照毕竟还是个奢侈事,这些照片,串联了祖父的青春岁月,也串联起他的童年回忆。

于是,退休前的最后半年,三叔把之前散落在家中 and 办公室里的相片都整理了一遍,结果发现自己的人生还是蛮丰富的。“这是我16岁当兵时候。”照片里的三叔,戴着红领章,“四个兜这张是我提干了,排级工资56元,第一个月工资,我给你爷爷买了一瓶茅台。”我突然想起来,那个茅台空瓶,还在祖父的旧柜子里静静放着。

再后来的照片更多了,第一次和女朋友的照片,两个人都戴着各自大学的校徽,“那时候戴着校徽走在路上,别人都回头看我们。”这个场景,好像电影《无问西东》里一样。还有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的照片,“我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,还和外国人说话,一身都是汗,你伯母的红裙子,是我同学从广州带回来的。”20世纪90年代和第一拨学生的合影,“这个小伙子,你看多嫩,现在都是学科带头人了。”2000年后三叔买到的第一个房子,第一辆车,也都收录在相册里。

“我们那代人,经历太丰富

至今。“这种血型太稀少了,既然自己是,就该尽一份责任。”

大学毕业后,她没有从事美术相关的工作,而是回到徐州,办了自己的舞蹈工作室,成了一名职业舞蹈老师,专门教街舞。这一转变,让亲朋好友大跌眼镜。因为他们不知道孟晓什么时候学的舞蹈。而对于孟晓,这并不偶然,“大二的时候我开始喜欢上街舞,加之有之前玩滑板的底子,上手很快。”

如今,她的舞蹈工作室已经办了两年,学生越来越多,已在当地小有名气。

而24岁,又该面临怎样的抉择?孟晓说,会坚持自己目前的事,等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后,就去环游世界。“不管是24岁、36岁、48岁,每一个本命年,都意味着人生新的阶段,经历不同生活的可能。人或许要各安其命,但更多是要挑战命运,拒绝一成不变,丰富自己的人生。”



岁月随想

压放在心上。从朋友的悲剧中,恍然明白,人的生命何其脆弱,就像寒风中瑟瑟颤抖的芦苇,随时都有被摧折的可能。因此,我们应该呵护自己的生命,因为它不仅仅属于自己,更属于家人;属于我们白发苍苍的父母双亲,他们的晚年需要我们悉心照顾;属于我们的孩子,他们还没有完全长大,他们人生路上一些重大问题还需要我们来指导把关;还属于我们的爱人,这风风雨雨一路走来,他们需要我們厚实温暖的掌和坚强有力的臂膀,给他们温情的慰藉和扶持。面对他们殷切深情的目光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?

子曰: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。48岁,历尽岁月沧桑,许多事想开了,也看淡了,不再执着于功名,也不再纠结于利禄,不再被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羁绊,人生该到了做减法的时候。因此,我们要学会拒绝,学会放下,学会随遇而安。拒绝那些不必要的应酬,把时间投放在家人身上;拒绝有违心意的活动,把真诚留驻心间。放下恩怨是非,放下得失成败,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,都要做到安然若素,宠辱不惊。48岁,我想,这个年龄,再没有什么比让自己的心灵踏实安宁更重要的事情了。

48岁,是人生的节点。回望风雨人生路,几多往事随风而逝,几多甘苦辛酸都化作了滋养生命的养料;遥想前方未知的旅程,那是只属于我自己的路,我将洗去一路风尘,无比坚定地朝下一段旅途走去……

了,经历了各种转型,和你们这代人,从小学直接念到大学然后工作不一样。”三叔说。就这样,退休的最后一天,我陪着三叔看相册,看到夕阳照进屋子里。食堂的大厨并不知道他明天就不来了,还告诉他明天菜单上会有鱼。

到了家,我把相册搬上楼,放在了祖父的那个箱子旁边。也许,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有人再翻这个箱子了。三叔没有孩子,他打算百年之后把藏书和资料都捐给学校,“这两个箱子留给你,包括爷爷那个。”

喝着茶,我和三叔讨论他的退休计划。“最近好多人都去看《芳华》,说是我们那代人的。”“还不错,不过我推荐您看《飞屋环游记》。”“那个是讲什么的?”“有个老爷爷,老奶奶不在了,留给他一个相册……”说到一半,我突然觉得不该再说了,“这是我的网上视频账号,您用这个看看吧。”

(文中漫画、肖像 赵春青 绘)

